

397804

州委书记

柯切托夫 著



州委书记

下

〔苏联〕柯切托夫著

孙广英 潘安荣 译
佟轲 斯仁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一月里寒風凜冽。雪下的次數並不多，然而卻很大，雪片飽滿而蓬鬆，給大地鋪上了一面絨氈，把云杉樹的樹枝裹得緊緊的，把小白樺的纖細的樹干壓得彎下身來，像一具具白色的畜軀。白天是安謐的、充滿陽光的，而夜晚卻是寒冷的、蕭索的，滿天星斗，柔和的月光傾瀉在大地上。在遙遠的林邊上，凍僵了的豺狼，由於無盡的憂愁而疲憊不堪，絕望地嗥叫着；每逢早晨，在菜園周圍，柵欄後面的雪堆上，總會發現小兔子慌忙逃竄的腳印，和在小兔子中間小心穿行的狐狸的足跡。

扎別林走了。這並不是因為有關重新設計和重新改建松林外村，有關把它從舊鎮變為新城的一切問題都解決了。僅僅解決了一個主要的問題：這就是要建設城市型的房屋，絕不賣弄俄羅斯農村的歷史的和民族的傳統，不搞所謂的“新俄羅斯式”的樣式，也不把現代的礦礮結構同古風的公雞尖頂揉合在一起。新的松林外村的區中心——它的兩條主要的大街，設計得很美。在今年，村子里就會有自來水了；只是還沒有明確究竟從什麼地方引水來：靠抽水站從癩蛤蟆河引水來呢，還是搞得更徹底些，在沿海沙灘的深處鑽一個自流井。

這一切都需要從長考慮，所以扎別林還會回來的。他這次是被請到斯塔爾戈羅德去交驗一批根據他的設計和在他的監督下建造的房屋。

屋子里只剩下了巴克沙諾夫一个人。“建筑工作室”还没有拆毁。一些草图和許多方案的即将完成的設計图紙，都原封未动地躺在这里的桌子上，釘在黑板上。像往常一样，每到晚上，这儿就好像俱乐部，庄員們都聚攏来，在亮閃閃的煤油灯下，幻想着未来的情景。

巴克沙諾夫每天一大清早，在天沒有亮、还是滿天星斗的时候，就背起猎枪，穿上滑雪板，沿着沒有被人触动过的雪地，去迎接朝霞了。他有时离开河岸，走向黑黢黢的大密林，有时穿过河去，走进詭譎的年輕的小樺树林和小松树林，在这里，要沒有太阳指示光綫的方向，是很容易迷失道路的；或者在沿岸的陡壁上，精心地挑选一块地盘，观察东边地平綫上那一部分的天空中光和色彩的变化，再过一个来钟头，巨大的太阳就要从那里慢慢地露出头来了。

大自然使得每一个新的日子的誕生，都充滿了壮丽的庄严气氛；一开头，既沒有銅号，也沒有鼓，沒有热情洋溢、欢騰雀跃的呼声，——只有光，只有彩色，它們代替了一切。东方，夜晚的濃郁的藍色，仿佛慢慢地浸上了水滴，逐渐变成了海藍宝石色，海藍宝石色又变成淡藍色的柔和的微光，籠罩着大半边地平綫，把最初出現的濃郁的藍色挤到了西边。这仿佛是长笛奏出的乐段的首句，随着，黑管也輕輕地加入到这声音里来了。

后来，在隱晦的、沉思般的藍湛湛的底色上，洒下了最初的几滴欢乐的蛋白色的水珠，并且逐渐浮泛开来。于是出現了小号的声音。它們逐漸变得宏大，变得清朗，使玫瑰黃愈聚愈濃。天空中，那黃金色的、一路上扫蕩着一切的、火焰般的箭矢似的噴泉，扇形的向上飞起。这是一千支銅号在高声齐奏，于是在鑼鼓的轰隆声中，在金黃色的火焰中，出現了太阳。开头，它只

在地平綫上露出自己的額頭和一只眼睛，好像在詢問：在大地上有什麼新事物，是否一切都很完好？只是在這時，它才抬起自己那灼熱炫目的臉龐。

大地上發生了多大的變化呵！雪仿佛悅耳的音樂般時而變成藍色，時而變成淡紫色，時而又變成玫瑰色。在太陽出來的時候，它像鑽石般閃閃發光。樹木的頗長的陰影愈來愈短了，溝渠里、壑谷里、車轍里出現了透明而寒冷的淡藍色的輕霧。

為了這一切，是值得在天亮前和女主人、和女擠奶員、和公雞一道起床的。世界上任何一種寶藏，都不會擁有像大自然界的女王在清晨的、黎明的時刻慷慨地撒在大地上的那么多的財富。

在這個極寶貴的時刻里，巴克沙諾夫總是高興得、歡樂得透不過氣來。他完全忘記了，過不了多久，他就是五十歲的人了，忘記了，他是個胖子，是個大塊頭的人，怎麼也沒有辦法對付他那愈來愈凸出的肚子。他身上長出了一雙青年人的翅膀。他穿著滑雪板飛馳，不選擇道路，不理會吃力的喘息。閃閃發光的雪塵在他身後飛旋，緩緩地落在滑雪板上。他找到一塊如畫般美麗的地方，從短皮袄的口袋里掏出火腿面包和一瓶還沒有變涼的、微溫的茶水，便在蔚藍色的、布滿陽光的開闊的天空下用起早餐來。

在穿著滑雪板馳行的時候，他可以很好地思考。有時候，一個新的中篇小說，自然而然地就開始在腦子里形成起來。和扎別林、和松林外村集體農莊莊員們的交往，激起了巴克沙諾夫作品的欲望。一部關於老建築家的小說產生了，這位建築家偶然來到了與松林外村的條件很相類似的環境里，獲得了第二個青春。一些出色的，懷着對新的、美麗的生活的憧憬的人物，在他的

想像中誕生了，人物的性格形成了，衝突尖銳化了。

巴克沙諾夫在森林和原野上徘徊的時候，就想好了他要寫作的那一章，於是中飯過後，他就把自己關在小房子里，不到晚上，不到渴望和別人交流思想的莊員們集聚在“建築工作室”裏的時候，他已經迅速地、狂熱地寫滿足足十頁稿紙了。“真糟，”有時他想，“沒能及時地一口氣寫完。社會工作一大堆，還要到斯塔爾戈羅德去，要沒有這些，情況該多么不同呵。”事實上，斯塔爾戈羅德幾乎每天晚上都要打電話來。告訴他什麼人吵架了，什麼人又為了什麼事兒和誰鬧糾紛了。讓他去評理，去調解。但他拖延着沒有去。“再寫一章，再寫一章，”這樣，他就一再地改變着行期。

在充滿陽光的森林裏，在充滿陽光的林邊上，在淡藍色的積雪中間，一切都被遺忘了，斯塔爾戈羅德的激情，仿佛都變得渺小而微不足道了，連想都不願意去想它們了。

有一天，巴克沙諾夫在迎接了初升的朝霞以後，從峭壁跳到獺蛤蟆河的冰上，斜渡過去，鑽到小松樹林裏去了。滑雪板在林間小道上輕輕地穿行着。這裏曾有人坐着雪橇駛過，可以看見用鐵皮包起來的滑木的痕跡、馬蹄印和被沿路的爆竹柳從雪橇裏鈎出來的干草……滑雪板在飛駛，竹制的板條富有彈力地推撞着積雪，口徑二十公分的双筒獵槍沉甸甸地壓在脊背上，在緊緊地束在無法制服的肚子上的子彈帶里，子彈頭像銅褐色的眼睛似的炯炯發光。

旁邊，發出了幾聲槍響。巴克沙諾夫沒有理會它們，最近幾天來，在松林外村近郊曾遇到過不少獵人。他們打兔子，打狐狸，也打沙雞。

他走了出來，看到在一條幾乎有半指粗的繩子上，懸挂着一

些紅色的布条。绳子向右向左以齐腰的高度圍繞着小林地区，一直通到黑黢黢的大密林里。绳子附近有踏过的足迹，在巴克沙諾夫剛剛听到枪声的地方，傳来了話語声，一只顛狂的、透不过气来的狼从那里逃窜了出来。看見有人，狼就向紅布条一旁窜去。但是巴克沙諾夫充滿了猎人的激情，他早已从背上取下了猎枪，早已重新装上粒几特大的砂彈，用双筒枪从后面向狼打出两发子彈。他看到，被子彈射断的小松树枝和小樺树枝落在雪地上，看到，填彈塞的碎片四处飞散。但是却沒有立即猜到，狼是否已經被他打中。

狼跳着走了几步，就一头倒栽进松軟的雪地里，躺在他前面七十来步的一棵由于衰老而变黑了的、歪歪扭扭的云杉树旁边了。

巴克沙諾夫怀着一颗跳动的、急切的心，慢慢地往狼跟前走去。

“年輕人！”他听到一个人的粗暴的、威严的喊声。一位粗壮、魁梧的大叔踏着寬大的猎人的滑雪板，从大密林里走了出来，截断了他的去路。他穿着一件用綠色呢料做的短上衣，套着高腰的黑色毡靴。他用一只沒有戴手套的大手，輕松地抓起雕花的枪托，把枪身放在肩上。“你是什么人？”他走到跟前問道。灰色的头发上結上了一层霜，濃密的眉毛上也盖着一层毛茸茸的霜，眉毛下面那双冷冰冰的眼睛发出了严厉的光。

“您是什么人？”巴克沙諾夫回答說，从这样的森林环境，以及如此沒有礼貌的問話来看，他的回話还是相当客气的。

“既然我問了，就应当回答，”威严的猎人說。他已經不把巴克沙諾夫叫作年輕人了，显然，走到跟前一看，情况并不完全是那样。

“好吧，我回答。我不是什么秘密的人物，但也沒有登上人名詞典，”巴克沙諾夫微笑着說，“我是个作家。姓巴克沙諾夫。”

猎人咳嗽了一声。

“叶甫盖尼？”他問道，已經不那么严厉了。

“正是，叶甫盖尼·奥西波維奇。”

“讓我們認識一下吧！”他把枪放到左手上，把右手伸給了巴克沙諾夫。“阿尔塔莫諾夫。这里的州委书记。而您，巴克沙諾夫同志，已經跑到別人的領土上来了。”他笑了起来。“是个越境者。咱們看看小狼去吧。”

当他們向被打死的小狼走去的时候，在森林里又出現了几个带枪的人，急急忙忙来追赶阿尔塔莫諾夫。巴克沙諾夫很感兴趣地注視着鼎鼎大名的阿尔焦姆·格拉西莫維奇，州的“父亲”。这个州在他的领导下，获得了一个接連一个的胜利。巴克沙諾夫很了解瓦西里·安东諾維奇·杰尼索夫。分析一下，阿尔塔莫諾夫和杰尼索夫有什么不同，他哪一点占了杰尼索夫的上風，該是很有趣的。

“您的枪法真好呵，作家同志！……”阿尔塔莫諾夫用脚踢了一下狼。“一枪即中！可是我亲爱的，你越界了。瞧，我就站在那儿。等着它这个流浪汉。”

“那么就算作共同的猎获物吧，”巴克沙諾夫和解地說，“不管怎么說，在我这是非常偶然的。我算不上什么猎人。这一輩子只打了十来只兔子，一只狐狸，五十来只野鴨和一、二十只大雷鳥。这只狼，还是第一个真正的野兽。我自己都很惊奇，我怎么一下子就把它打中了！”

“有什么可說的呢，應該庆祝一番，”阿尔塔莫諾夫說，“何况又是第一次。前边不远，我們布置了一个休息的地方。咱們到

那儿去喝一杯。走吧，走吧，不要推辞。可不能让邻居扫兴呵。”

巴克沙諾夫极力推托，借口說松林外村有人在等着他。但是，阿尔塔莫諾夫連听都不要听。必須让步了。令人欣慰的只是，他可以有机会来观察一下这位著名的人物，人們都說，他青云直上，很可能升到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崗位上去。

他們踏着滑雪板走了大約一公里。阿尔塔莫諾夫打听了一些斯塔尔戈罗德州的情况。巴克沙諾夫叙述了松林外村的改建計劃，讲述了他們和建筑师扎別林一块儿进行的工作。

“这是对的，”阿尔塔莫諾夫贊同地說，“应当讓我們的生活得更文明些。他們是完全当之无愧的、了不起的人民。”

他們向林中曠地走去，那里聚集着許多人，停着十来辆无座雪橇，为了軟和上面鋪滿了干草。雪橇旁边的雪地上，还躺着三只狼。几匹馬歪歪斜斜的，打着响鼻，蹄子敲打着雪地。

“有两只是我抓的，”阿尔塔莫諾夫怀着驕傲的神情說，“好，我們到了，到了！”他轉向一些穿着白色軍用短皮袄的人。“把滑雪板放在这儿吧，巴克沙諾夫同志。別管它們了。他們会給帶來的。你坐在这儿干草上。对，靠得紧点。好，走啦！……”

路上，阿尔塔莫諾夫詳細地讲述了他“抓”那两只狼的情况。經過半个钟头的旅程，他們来到林边的几座房子跟前。这里还有一座高大的、两层的、用新的薄板鑲着牆壁的楼房。里面有自来水，水是用馬达从水井里汲上来的，当然，也有下水道，有电灯——电綫杆子从最远的那一个区中心一直栽到了这里。屋里一組組暖气管散发着热气，温暖如春。

“我們就是这样生活的，巴克沙諾夫同志！”阿尔塔莫諾夫脫下了綠色短上衣和皮帽子，“把衣服脫了吧。要吃午飯了。我很好客。我喜欢你們这些文学艺术工作者們。你們这些人都有些

头脑不清。但却很有趣儿。你可别见怪。我是实话实说，有什么可客气的呢，你自己也知道的。”

他们洗过了手和被风雪吹打的臉，躺在沙发上。

“这所房子是做什么用的？”巴克沙諾夫感兴趣地问道。

“我們的打猎守卫室。”阿尔塔莫諾夫漫不经心地回答，“我順便提一下，你搬到我們維索科戈尔斯克来吧，巴克沙諾夫同志。这儿离莫斯科又近了三百公里，并且一般地讲，我們很尊敬搞創作的。我們撥給你住宅，要什么样的給什么样的。可以專門給你盖一所。也可以在正在盖的房子里选一套房間，按照你自己的計劃給你布置一下。书房嘛，要隔离起来的，要防音的。我很了解你們这些作家們。你們需要安靜。牆外边的什么电唱收音机呀，什么电视機呀，对你們來說，簡直等于杀人。我說的不对嗎？”

“太对了，阿尔焦姆·格拉西莫維奇，”巴克沙諾夫怀着更大的兴趣看着阿尔塔莫諾夫，“这很有誘惑力，非常有誘惑力。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像您这样了解我們这一行的共同的苦恼的。我們既沒有机关，也沒有什么办公室。我們的工作地点，就是在家。在家里工作，是些家庭手工业者。不是嗎？”

“当然是对的。搬来吧，什么都会有的。我們要給你造一座‘沉默之塔’，就像伊凡·彼得罗維奇·巴甫洛夫在列宁格勒的那座一样。”

“不，怎么說这都是办不到的，阿尔焦姆·格拉西莫維奇。我生在斯塔爾戈罗德。从那儿跑出来，已經太晚了。我习惯了。州里的每一株小灌木，每一片沼澤，都是我自己的，都使我感到亲切。太晚了。”

“我們會把你选进州委会。让你当代表。您是一位很好的

作家。”他一会儿把巴克沙諾夫称做“您”，一会儿又称做“你”。“您可以利用您淵博的知識写一写农村的情况。您偶尔也做做农学家的工作嗎？”

“不，我是新聞記者。”

“也是一門有广大活动地盘的职业。所以我說你是一位很好的作家，我們的、党的作家。对于这样的人，我們是无所吝惜的。不过我看得还更全面一些。我关心的是，要使我們州里有各种不同流派的創作人員。有一个人在濱海省，就是科瓦廖夫那儿，簡直要沒法活下去了。是位剧作家，写剧本的。他們老是批評他，說他的剧本庸俗。我把他領到我們州里来了，給了他住宅，別墅。至于剧本嘛……还要他写得怎么样呢？我們这里难道沒上演过外国的剧本嗎？上演过。可他写的絲毫不比外国的差。甚至还要好些。观众都看了。剧院也很卖座。”

“我不同意您的看法，阿尔焦姆·格拉西莫維奇。”巴克沙諾夫帶着明显的不愉快的神情說出了这一点，“外国的，它們为什么老是那一套？因为在那里什么像样儿的也写不出来。他們的素材不同，世界观也不同。”

“你錯了，巴克沙諾夫同志，你錯了。你的观点有些教条主义的味儿。”

“如果說維護列宁对文学的看法，认为它是总的无产階級事业的一部分，如果說維護赫魯曉夫同志有关文学問題講話的立場，这些講話发展和继承了列宁的观点，如果說这就是教条主义，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才是教条主义者，阿尔焦姆·格拉西莫維奇。”

“你很有火气，老弟！咱們最好还是去吃飯吧。”阿尔塔莫諾夫挽着巴克沙諾夫的手臂，把他从沙发上拉起来。

吃飯的時候，他給他倒了一杯白蘭地。巴克沙諾夫不安地想：由於穿滑雪板走路他已經很累了，他那麼胖，腿腳不很輕便，現在又喝上了一杯白蘭地，一会儿可怎麼一步步地走回松林外村呢？心臟能受得住嗎？

阿爾塔莫諾夫小心謹慎地向他探詢杰尼索夫的情況。他工作得怎樣，人們對他的態度怎樣。他問道：

“他對你們搞創作的人怎麼樣，很隨便嗎？和你們來往嗎？譬如說，打獵的時候，他邀請作家們一道去嗎？嗯？”

“他常常邀我們到州里去，到集體農莊去，”巴克沙諾夫回答，並不很想把這個話題繼續下去。“至於打獵……他並不是一個獵人，阿爾焦姆·格拉西莫維奇。”

“你們的這位是個偽君子！”阿爾塔莫諾夫不客氣地說，“就是這麼一個人。喝酒嗎？——一小杯，再也不多喝一口了。打獵嗎？——不，不。真不曉得他是從哪兒來的孩子？”

“他有一個兒子。”

“反正一樣，你知道是從哪兒來的嗎？是用引文在曲頸瓶里攪和出來的不成？”

“我不願意您這樣來談瓦西里·安東諾維奇。”巴克沙諾夫放下了叉子，“我很尊敬他。他是新型的領導人。不擺排場，沒有架子……他……”

“那麼說，我是個舊型的羅？”阿爾塔莫諾夫也丟下了叉子，“可是這位新型的，他的事業搞得並不怎麼樣。而舊型的那個州，卻名揚全國。在舊型的這裡，成長起來一批勞動英雄。舊型的本人也獲得了一些稱號。您干嗎要跟我談這種新型的呢！人民並不尊重那些說教的傢伙。人民喜愛腳踏實地干活的人。他在你們那兒喋喋不休地稱道黨的工作，卻不理解，這樣的時代已

經过去了。你是黨員嗎？”他不客气地問道。

“是的，黨員。”

“你看，得要問一下了。可是从前却用不着問。現在就得問。为什么？因为非党人士都提高了，甚至超过了某些共產黨員。就是这么回事。你懂嗎？”

“或者說，干脆就是某些黨員落后于非黨員吧？也許根本就不應該接受他們入党？”

“不管你怎么說，作家，实际的工作，組織工作要比任何其他工作，哪怕是党的工作、最高的党的工作，都更加重要。任何的理論讲习班，都做不出我所做的这一切。我鼓励人們，激发他們。我說——他們做。你的杰尼索夫老是說个沒完——怎么样呢？一事无成。”

“您怎么啦，拥护个人迷信？”巴克沙諾夫直截了当地問道。

“这要看是什么样的个人了，”阿尔塔莫諾夫回答，“我不害怕術語。有些人吓唬我，但是沒有把我吓倒。个人又怎么样？沒有个人，照样什么事兒也干不出来。人民是少不了領袖的。”

“領袖，个人……但不是迷信他們。”巴克沙諾夫从桌旁站起来，走到窗前，点起一支香烟，“迷信，这是接近于宗教欺騙手段的一种麻醉剂。它会束縛住一切，会使一切都失去生机，会夺去人們的主动精神和独立性……”

“也并不是每一人都需要主动精神的，”阿尔塔莫諾夫打断他的話，“更多的还是要听話，要执行你的話。”

“我非常高兴，我能够住在斯塔爾戈罗德，而不是住在維索科戈爾斯克，”巴克沙諾夫說。他看到窗外天色漸漸暗了下来，心情慌乱了。“請問，阿尔焦姆·格拉西莫維奇，”他說，“从这儿到松林外村有几公里？”

“你就在这儿过夜吧。到松林外村还远得很哪。我不知道有几公里。你为什么坐不住？你在那儿大概藏着一位美人儿吧。你们这些作家们，在这种事情上都是些快手。”阿尔塔莫诺夫说着，笑了起来：“好了，坐下吧，咱们再喝一杯，就让他们拿咖啡来。”

吃过饭以后，他们玩了很长一段时间跳棋。每一次都是阿尔塔莫诺夫赢。而每一次赢了以后，他都高兴得大嚷大叫，说斯塔尔戈罗德的人连跳棋都不会下，怎么能领导一个州呢。巴克沙诺夫不想再和他坐下去了。他想睡了。

一直到十点来钟，巴克沙诺夫才悄悄溜到给他准备好床铺的房间里来。他脱了衣服，脸颊刚挨着枕头就睡着了。睡了几个钟头，他不知道——喊叫声把他吵醒了。从隔壁房间传来了阿尔塔莫诺夫的声音。

“喂，喂！”阿尔塔莫诺夫用瘡哑的、煩躁的、当头棒喝般严厉的声音大喊着。“亲爱的，接一下区委书记家的电话。是斯捷普先柯家吗？您是誰？他的妻子？请您叫醒您的丈夫吧，亲爱的。这么说，他睡着了？请您跟他说，阿尔塔莫诺夫找他听电话。是的，是的，阿尔塔莫诺夫。你是斯捷普先柯吧？肥料运的怎么样了？不，我亲爱的，应当设法用自己的运输力量来运。州委也没有载重汽车场。不好呵，斯捷普先柯同志！应当少睡一点觉。”

“喂，喂！”他继续叫嚷着，“是的，亲爱的，接一下区委书记鲁果沃依的电话吧，按长铃。鲁果沃依吗？你的嗓子怎么了，睡觉了？睡了？原来这样。只不过区委书记是不应睡大觉的。其余的人都睡了，简直像熊钻到窝里了。我亲爱的，冬天，只是对熊来说才是睡大觉的时候。而对咱们党工作者来说，这是最困难的时刻。冬天工作做得好，春天的播种才能播得好。春天播种播得好，收成才能好。你懂吗？肥料运的怎么样了？还没有收

集統計數字？唉，老弟，你好像變成了辦事員了。黨的工作人員是應當把一切數字都記在腦子裏的。好吧，你收集吧，收集吧，早晨報告州委。”

“喂，喂！……”他繼續叫嚷着。

巴克沙諾夫打開電燈，看了看表：兩點半鐘。他用一個枕頭堵住了耳朵。但一點用處也沒有。

“喂，喂！……”這聲音劃破了黑暗，透過枕頭鑽到耳朵裏來。“怎麼半個小時沒有答話。你們都死光了，還是都瀉肚子了？在廁所里蹲着了吧？我是阿爾塔莫諾夫，你是誰？給我接區委書記，連續按鈴。古沙科夫嗎？罵你一次還不夠嗎？還想要第二次？為什麼兩天了，一點消息也沒有報告給州委？你讲讲吧，肥料運的怎樣了。精得很！你記着點，你這是第二次受到申斥了，你要用十年工夫來贖罪。太不像話了。”

“喂，喂！……”

巴克沙諾夫在這種可怕的音乐的伴奏下，心慌意亂地來回轉了一兩個鐘頭，然後他穿好衣服，悄悄地沿着木頭樓梯走了下來。在下面的房間里，也到處睡着人。他們是些什麼人呢？阿爾塔莫諾夫並沒有讓他和他們認識，所以巴克沙諾夫也一直不知道他們是誰。院子裏有几輛卸下來的雪橇，馬廄里傳來了馬咀嚼草料的咯吱聲。他在樓下的大廳里找到了自己的獵槍，在一座雪橇里找到了滑雪板。由於睡眠不足，身子有點晃晃悠悠，兩條腿也不願意動彈。但他還是穿上了滑雪板，努力掙扎着走了。往哪兒走呢？得根據星星來確定方向。這是大熊星座。從大熊星座一直往前找，就看到了北極星。一定要把穩方位，讓北極星一直留在正左。只要到癩蛤蟆河就好了。過了癩蛤蟆河，爬也能爬到松林外村了。

他走着，走着，不停地、吃力地走着，直到东方濃郁的藍色洒上了清水，一直到东方透出海藍寶石色的光亮，直到含情脉脉的淡紫色籠罩了东方。于是他在林中曠地里停下了脚步，躺在雪上，凝神注視着天空，看着色彩的千变万化，听着沒有声息的长笛、小号、銅号和鼓的乐声。生活呵，不管你怎样談論它，不管你怎样損害它，也不管你怎样使它复杂化，它却依然是美丽的。

31

“看西貝尔，”亚历山大回答发出入证的老婦人的問話說，“在第二外科，十六号病房。”

“您得等一下了，青年人，”老婦人回答，“西貝尔那里已經有两位探望的人了。他們出来，您再进去……应当早一点来。下一位是誰？……”

亚历山大坐在医院入口处前室角落里一張白色长凳上，机械地看着出出进进的人們。拿到了出入证的人，到存衣室里取一件罩褂，穿上它就跑上楼去了。楼梯口站着一位年輕的女护士，她很认真地查看着人們出示的出入证。

对來訪者放行，是在亚历山大到达之前十五分钟才开始的，所以还没有人从楼上下来。不知道要在这儿坐上多久，瑪依姪的那两位客人才会走。真想弄清楚，他們是誰？如果这是茱莉姪·古尔琴科和西瑪·朱可娃，她的女朋友們，那么，他是怎么也等不出来她們的了，因为她們会一直坐到晚上，坐到停止探望的时间。

亚历山大在凳子上坐了十来分钟，怎么也坐不住了，就走到

楼梯口的女护士跟前来。

“对不起，請問您貴姓？”

“我叫丽达。您有什么事？”

“丽达什卡，請您帮帮忙。事情是这样的，那儿已经有两位客人了。”亚历山大用手指着上面，“按你們的規定，一个病人同时只能有……”

“明白了。您是想作第三位客人，对嗎？这照規矩是不应当的。不过我可以放您进去。只是現在还不行，沒有多余的單褂了。只要有人出来，脫下單褂，您就进去。”

亚历山大又坐到白色长凳上，沉思起来。新年过去十七天了，瑪依婭在病院里也躺了十七天了。最初，只許亲人来探望她，情况是严重的、不明的。給探望瑪依婭·西貝尔的外人发出入证，今天还是第一天。

亚历山大已經到瑪依婭的姐姐那里去了好几次，一再向她詢問瑪依婭的情况，問她的自我感觉如何，是否需要什么东西。他一定还想問一問，瑪依婭那双藍湛湛的眼睛，是不是受到了伤害。在爆炸的时候，他也被爆破的气浪給打倒在地上了，但他立刻跳了起来，奔到瑪依婭跟前，她臉上在流血。他抱起她跑出了机械室，很可能还有爆炸，力量更大，大得无比的爆炸。

当时他觉得，瑪依婭已經死了，她的双臂毫无生气地垂着，浸滿了鮮血的头毫无声息地向后仰着。他把她放在不曉得是誰鋪在雪地里的大衣上，但是抬着担架、提着医疗箱的医生已經赶到了，急救車的电笛在大門外鳴响。这时，亚历山大突然想起布拉文还留在机械室里。他轉身就往回跑，但他的腿弯曲了，也倒在雪地上了。他被震伤了。

十七天过去了，然而在他的耳朵里，还有一点什么东西嗡嗡